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研究范式、特征及矫正^{*}

李 涛¹ 冯 菲²

(¹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²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4)

摘 要 解释偏差是社交焦虑者认知偏差的重要表现, 是个体以更消极或更有威胁性的方式对社交刺激进行错误解释的倾向。文章首先介绍了该领域研究中常采用的 4 种范式: 同音异形异义词/同形异义词范式、模糊故事范式、反应时范式和词句联想范式。然后总结了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特征, 阐述了注意偏差、依恋关系、发展经历和人格的强化敏感性对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影响。最后, 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1) 研究范式的研究适用性; (2)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特异性; (3)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神经生物学研究; (4) 消极解释和积极解释在社交焦虑中作用; (5)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矫正效果。

关键词 社交焦虑; 解释偏差; 注意偏差; 解释偏差矫正

分类号 R395; B849:C91

社交焦虑障碍(SAD)患者在一种或者多种与陌生人接触或有他人对自己进行评价的社交情境中表现出持续的害怕。社交焦虑会对个体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它与个体的抑郁症状和反社会行为等存在联系(Tillfors, EI-Khoury, Stein, & Trost, 2009), 因此社交焦虑的原因及干预方法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认知理论影响下, 研究者关注社交焦虑者的信息加工偏差, 并发现社交焦虑者普遍存在注意偏差、记忆偏差、消极自我意象和解释偏差等认知偏差(Spokas, Rodebaugh, & Heimberg, 2007)。解释偏差是指个体以消极或者威胁性的方式对社交刺激做出错误解释的现象(Kanai, Sasagawa, Chen, Shimada, & Sakano, 2010)。解释偏差对社交焦虑及其相关认知因素产生重要影响。首先, 社交焦虑中的各种认知偏差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 它们互相影响, 在社交焦虑的产生与维持中有交互作用(Hirsch, Clark, & Mathews, 2006)。实验研究也发现, 解释偏差的诱导可以改变被试的自我意象(Hirsch, Mathews, & Clark,

2007)。因此, 解释偏差可能对社交焦虑中的其他认知偏差产生作用。其次, 与注意偏差等认知偏差相比, 解释偏差反映个体对刺激的后期加工, 决定着人们赋予所处社交情境的意义, 与个体对社交情境的反应有更直接的联系。针对解释偏差的矫正对缓解社交焦虑症状有明显的效果(Beard, Weisberg, & Amir, 2011), 说明解释偏差矫正是对社交焦虑进行认知治疗的较好手段。回顾社交焦虑的解释偏差研究概况, 可以更全面了解社交焦虑者的认知特点, 拓展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研究, 指导实践工作者对社交焦虑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治疗。

1 社交焦虑者解释偏差的研究范式

研究者通常采用同音异形异义词/同形异义词范式、模糊故事范式、反应时范式和词句联想范式对社交焦虑者的解释偏差进行评估和研究。

1.1 同音异形异义词/同形异义词范式(Homophone And Homograph Paradigm)

Castillo 和 Leandro (2010)总结了这种范式的使用方法。同音异形异义词范式先以听觉刺激的形式向被试呈现同音异形异义词, 这些词语有相同发音但词形和词义不同, 例如 die/dye。要求被试写下他们听到的单词, 如果被试更多地作出消极意义的回答(如回答“die”而不是“dye”)则说明存

收稿日期: 2013-05-13

^{*}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0YJCXLX023)和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ZSQ10006)资助。

通讯作者: 李涛, E-mail: litao98@126.com

在消极解释偏差。同形异义词则是词形相同但有多种意义的词语,例如“sentence”可以表示“句子”或“刑罚、处分”。呈现同形异义词,要求读出词语并用该词造句,根据被试造句时对词义的解释来衡量解释偏差。这种研究范式有一定的局限,一是寻找同音异形异义词或同形异义词存在一定困难,二是要求被试有相当的词汇量和语言能力,因此这种早期的研究范式在后来研究中被其他范式所取代。

1.2 模糊故事范式(Ambiguous Vignettes Paradigm)

模糊故事范式对模糊生活情境进行简短描述,要求被试写下自己的解释,也可以让被试从积极、消极和中性的解释中做出选择,或根据相信程度对不同解释排序。例如 Miers, Blöte, Bögels 和 Westenberg (2008)的模糊故事范式包括 5 个模糊的社交情境和非社交情境,分别给出积极、消极和中性的解释,让被试评定每个解释在想法中出现的可能性。“太空冒险旅行”是该范式的变式(Muris, Huijding, Mayer, & Hameetman, 2008),让儿童想象着在太空旅行,在未知星球上寻找生物和居民,描述简单情节后,要被试在不同结果中选择可能的解释。模糊故事范式在材料选择上比寻找同音异形异义词/同形异义词更加容易,但早期模糊故事范式使用书面描述的假想情境,让被试做出反应,可能与真实生活脱节而失去生态效度。后来研究者做了改进,使用真实社交互动中的非言语社交线索如他人面部表情、现实社交行为代替书面模糊情境。例如在研究中让研究同谋者在被试演讲时表现出模糊的互动行为,演讲完后用开放式提问和等级量表要求被试对同谋者的行为做解释(Kanai et al., 2010);还有其他研究则使用表情面孔示意图代替模糊情境故事进行研究(Coles, Heimberg, & Schofield, 2008)。模糊故事范式中使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去衡量解释偏差,要求被试回顾过去经历或者想象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境来做出解释,这是一种线下的测量(Off-line measure),它并不总能反映个体对模糊信息的真实加工过程,对于将解释过程难以提取到意识层面的儿童被试也不太适用。

1.3 反应时范式(Reaction Time Paradigm)

与模糊故事范式中的线下测量不同,反应时范式进行的是一种在线测量(On-line measure),要求被试快速、正确地对刺激作出即时加工和反应。

在反应时范式的研究中,研究者设计了三种社交情境的图片,图片中的儿童分别处在受欢迎、不受欢迎和模糊情境中,每次呈现一张图片,让被试判断图中的儿童是否受欢迎,并完成选择反应时任务(In-Albon, Klein, Rinck, Becker, & Schneider, 2008)。根据“受欢迎”和“不受欢迎”反应的频次和反应时判断解释偏差,存在社交焦虑的被试选择“不受欢迎”的次数更多,他们更快地对“不受欢迎”图片做出反应,而做出“受欢迎”的反应时更长。结果发现用该范式评估解释偏差,其内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较好,并且随着社交焦虑水平的提高,个体对模糊图片更倾向于做出“不受欢迎”的反应。后来 In-Albon, Dubi, Rapee 和 Schneider (2009)选择不同的图片材料,对社交焦虑儿童的选择反应和反应时与无焦虑的对照组进行对比,发现社交焦虑者对图片没有做出更多的消极解释,两者的反应时也没有差异。该范式没有发现解释偏差的原因可能在于几个方面,一是选择的图片可能没有足够的个人威胁性,不能足以引起被试的认知失真;另外,选择被试的焦虑水平较低,难以发现解释偏差。因此,采用反应时范式研究社交焦虑的解释偏差,图片素材的选择、被试适当性、对照群体选择等方面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1.4 词句联想范式(Word Sentence Association Paradigm, WSAP)

Beard 和 Amir (2009)设计了词句联想范式,首先在电脑屏幕上出现 500 ms 的注视点“+”指导被试注意;接着出现一个威胁解释的词语诱导(“尴尬”)或积极解释诱导(“有趣”);然后屏幕中央出现一个模糊语句(“你说完后人们开始大笑”);最后,句子消失后要被试针对诱导词与模糊语句的联系做反应,认为诱导词与句子有关按“1”键,词句无关按“3”键。范式中的句子包括模糊的社交情境和非社交情境,每个句子分别与威胁解释和积极解释联系,让被试判断句子与解释是否有关。WSAP 与其他范式存在不同。首先,它在模糊句子之前提供威胁或者积极的诱导,用于激活社交互动中影响解释的信念。另外,WSAP 使用自我报告和反应时两种数据评定解释偏差,指标为赞同威胁性解释的百分比、赞同积极解释的百分比和被试反应时,多种指标可以提供关于评估的更详细信息。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交焦虑者在社交情境上认可更多的威胁解释、更少的积极

解释;社交焦虑组和非焦虑组还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时模式,社交焦虑组拒绝威胁解释和认可积极解释更慢,而认可威胁解释比拒绝威胁解释更快,拒绝积极解释比认可积极解释更快。

2 社交焦虑者解释偏差的特征

研究者采用多种形式的刺激材料、在不同性质的情境中对社交焦虑者的解释偏差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将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特征总结为:解释偏差在社交焦虑者中普遍存在、解释偏差具有内容特异性和跨情境一致性。

2.1 解释偏差在社交焦虑者中普遍存在

社交焦虑者对不同形式的刺激普遍存在解释偏差。Higa 和 Daleiden (2008)以模糊情境故事为材料,发现社交焦虑程度与威胁解释偏差存在联系。后来研究者采用模糊的面部表情或特定的面部表情(如厌恶)为刺激材料,也得出高社交焦虑者更容易对面部表情做出消极解释的结论(Coles et al., 2008; Schofield, Coles, & Gibb, 2007)。另外,与西方文化的研究结果一致,中国学生对社交故事的威胁解释与社交焦虑正相关(Lu, W. L., Daleiden, & Lu, S. E., 2007)、高社交焦虑者更倾向于对正性面孔做出负面解释(姚泥沙等, 2012)。并且青少年社交焦虑者与成人社交焦虑者一样都存在解释偏差(Miers et al., 2008)。这些结果说明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社交焦虑者普遍存在解释偏差。但东方文化下的个体更加重视人际关系、更在意他人评价,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对人际关系的需求可能会更强烈,这样或许造成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个体对社交线索的敏感程度出现差异,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程度、内容上也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在注意社交焦虑者解释偏差普遍性的同时,也要考虑它们在不同样本中间的差异性。

2.2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内容特异性

社交焦虑者对社交情境敏感,但对于学习情境等非社交情境没有焦虑反应,解释偏差是社交焦虑产生的重要认知基础,可以推论社交焦虑解释偏差可能只在社交情境中才会出现。多项研究证明社交焦虑个体比没有社交焦虑的人对社交情境做出了更多消极解释,但在非社交情境中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Wilson & Rapee, 2005; Miers et al., 2008),支持了社交焦虑解释偏差在内容上

存在社交情境特异性的推断。解释偏差在抑郁患者中也较为普遍(Mogg, Bradbury, & Bradley, 2006),社交焦虑解释偏差存在社交情境的内容特异性,可能反映社交焦虑与其他障碍的解释偏差在内容上存在不同,但这种推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支持。

2.3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跨情境一致性

早期研究关注社交焦虑者对性质不明的模糊情境的消极解释,随着研究的深入,Stopa 和 Clark (2000)发现解释偏差在模糊情境和消极情境中具有-致性,高社交焦虑者既会以消极方式解释模糊社交事件,还会以灾难化方式对消极情境做解释。个体以更消极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解释,可能反映的是一种稳定的信息加工模式,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也会对积极的社交线索做出消极解释。研究者还发现高社交焦虑者以折扣方式看待积极线索,他们对积极事件做出更多消极解释(Alden, Taylor, Mellings, & Laposa, 2008; Laposa, Cassin, & Rector, 2010),对正性面孔的积极解释更少,消极解释更多(姚泥沙等, 2012)。Vassilopoulos 和 Banerjee (2008)则发现非临床样本的社交焦虑与他们对积极社交事件解释的折扣程度、对消极社交事件解释的灾难化程度有关。从这些结果来看,以消极方式对积极社交信息进行解释会降低个体从积极社交互动中获益的可能性,如果仅仅将社交焦虑者置于积极的社交互动情境中而不改变其解释偏差,并不能让患者获得明显进步。

3 社交焦虑者解释偏差的影响因素

3.1 注意偏差的作用

社交焦虑个体容易表现出注意偏差和解释偏差,这两种偏差存在联系。注意偏差反映的是对威胁的早期加工,解释偏差反映的则是后期加工过程,因此注意偏差对解释偏差会产生影响(Muris & Field, 2008)。个体面对模糊信息时,社交焦虑者优先把注意分配给威胁相关信息,使个体突出环境中与威胁有关的线索,而对外部信息没有进行充分的加工,使得威胁性解释更容易出现。最近的实验研究证实了两者的关系,结果发现,当训练个体优先注意威胁性刺激时,他们比控制组更可能以威胁方式对模糊刺激进行解释(White, Suway, Pine, Bar-Haim, & Fox, 2011)。

3.2 依恋关系的影响

Barrett 和 Holmes (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同

与父母存在安全依恋的青少年相比, 不安全依恋的青少年更倾向于以威胁方式解释模糊社交情境。依恋理论认为个体与依恋对象在交往互动中形成内部工作模式, 这种模式是对他人和自我的心理表征, 涉及别人是否可信、自己是否可爱的评价, 它用于解释和预测依恋对象的行为与反应, 也对关系中有关自我的行为和反应进行预测和解释。因此儿童期与父母较差的依恋关系容易让个体发展出非适应内部工作模式, 影响个体对社交互动的解释。

3.3 发展经历的作用

经历了虐待和严厉惩罚的儿童会表现出非适应性的信息加工模式, 例如有虐待经历儿童对消极人际线索分配了更多的注意资源(Pollak & Tolley-Schell, 2003), 优先注意消极人际线索可能导致消极解释偏差。Taylor 和 Alden (2005)检验了社交恐怖患者发展经历与解释偏差的关系, 结果表明, 面对模糊社交线索时, 有与父母敌对经历的患者容易对同伴行为作出不友好的解释, 但如果同伴表现出明显的友好行为, 则不会出现解释偏差; 在模糊情境和积极情境中, 父母的过度保护会影响被试对同伴友好的评定。这一结果说明不良的过去发展经历在个体形成消极解释的倾向中有显著作用。

3.4 人格的影响

Kimrel (2008)以人格的强化敏感性理论(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为基础对社交焦虑进行解释。他认为个体人格、心理病理和强化敏感上的差异可以由三个子系统来解释, 它们分别是行为抑制系统(BIS)、行为趋近系统(BAS)和战斗—逃离—冻结系统(FFFS)。BIS 通过抑制行为、增加唤起和评估风险来解决目标冲突, 是焦虑情绪和神经质人格特征的基础; BAS 是追求奖赏行为和冲动的基础, FFFS 促使个体对厌恶刺激做出回避和逃离的行为。Kimrel (2008)认为 BIS 是认知偏差的人格和生物基础, 在潜在的威胁情境中, 它参与对威胁信息的外部 and 内部搜索, 因此社交焦虑者的认知偏差是由于抑制系统敏感性提高造成的。Kimrel, Nelson-Gray 和 Mitchell (2012)研究发现 BIS 和 FFFS 与威胁的解释偏差正相关, BAS 与威胁的解释偏差负相关, 人格中的三个系统通过影响认知偏差对社交焦虑产生作用, 证实了最初假设。

4 社交焦虑者解释偏差的矫正

解释偏差是社交焦虑中的重要认知偏差, 因此对解释偏差进行矫正是社交焦虑干预的重要目标。该领域的实验研究发现, 解释的认知偏差矫正(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Interpretation, CBM-I)比注意的认知偏差矫正(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Attention, CBM-A)对降低社交焦虑症状更有效(Beard et al., 2011), 说明对解释偏差矫正是一种有效的社交焦虑干预方法。研究者设计了几种解释偏差的矫正程序, 并考察了它们的效果。

Voncken 和 Bögels (2006)采用头脑风暴技术拓宽被试的解释范围来改变解释偏差。这种方法要求社交焦虑者学会在每个目标情境中进行头脑风暴, 产生尽可能多的解释, 每个情境要求生成至少 10 个不同解释。被试可以想象朋友、家人等可能会如何解释这些情境, 还可以让朋友、家人写下对目标情境的解释作为参考, 重点不在于解释的可信度, 而是要促进被试广泛而富于变化的解释, 所以解释可以是合理的, 也可以是不合理甚至荒诞的。结果显示短期治疗后这种方法可以显著减少社交焦虑者的解释偏差。

Beard 和 Amir (2008)根据词句联想范式设计了计算机化的解释矫正程序(Interpretation Modification Program, IMP), 并检验了 IMP 的效果。IMP 与词句联想范式基本一致, 唯一的不同在于 IMP 中被试做出反应后计算机给出反馈, 针对词语和句子的相关性, 当被试赞同积极解释或拒绝威胁解释时, 则受到肯定反馈; 当认可威胁性解释或拒绝积极解释时则受到否定反馈, 由此强化个体的积极解释而抑制消极解释。结果发现 IMP 组与控制组相比, 成功地减少了威胁性解释, 增加了积极解释, 并减轻了社交焦虑症状。

Salemink 和 Wiers (2012)将解释的认知偏差矫正方法应用于解释偏差矫正中。这种方法根据模糊故事范式设计, 每个情境故事有三行句子, 并且最后一个句子有个不完整的单词(单词缺失了某些字母), 要求被试想象着自己处在给定的情境中, 必须从积极角度完成不完整的单词用于消除情境故事的模糊性。例如: (1)你正在和其他孩子在家里做作业, (2)你打开喜欢的音乐, (3)根据他们的反应你认为, 他们(l_ke) (“喜欢”)你选择的

音乐。任务解决后,出现一个理解性的问题(你朋友满意你选择的音乐吗?),被试按下J键表示“是”,按下N表示“否”,随后他们得到反馈(正确或错误)来强化他们的解释。结果表明,积极解释训练的被试与控制组被试相比,解释偏差明显减少。

5 小结与展望

社交焦虑者对他人言语、行为、面部表情等社交线索均表现出消极解释偏差,这种偏差在模糊、消极和积极社交事件上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个体发展经验、依恋关系、注意偏差和人格系统均可能影响解释偏差的形成;目前有成熟的研究范式对社交焦虑的解释偏差进行评估和研究;研究者也开发了多种程序进行干预,发现效果较好。这些结论对于理解社交焦虑的认知过程、原因及认知干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领域的研究还有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5.1 研究范式的研究适用性

现有研究范式可以用于解释偏差和社交焦虑的评估,根据这些范式设计程序还可以用于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矫正。但使用这些范式要注意几个的问题。首先,研究范式的生态效度问题。个体社交互动通常通过非言语线索如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来表达信息,而同音异形异义词/同形异义词范式、早期模糊故事范式、WSAP都以书面语言形式呈现刺激让被试解释,这不能反映真实互动中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重要内容,现有范式需要更多采用非言语线索进行研究,在提高生态效度的同时,也让研究更适用于没有词汇和阅读能力的学前儿童。另外,研究发现焦虑者对面部表情进行解释时会使用情境信息,情境对于个体采用的解释尤其关键(Blanchett, Richards, & Cross, 2007),但大多数范式只是单独呈现图片、单词或句子等刺激,缺乏社交情境信息,因此脱离了真实生活情境,未来研究在呈现刺激的同时,应提供贴近生活的情境信息,这样可以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也可以充分激活个体的解释偏差。其次,反应时范式和WSAP属于在线测量,在线测量对解释偏差进行即时测量,更接近于生活中人们对社交刺激的快速、自动化加工过程,对解释偏差的研究更为适用,但这些范式仍有待改进。例如使用WSAP进行研究时,无法确定被试是否真正

理解了词语或模糊句子,未来研究使用WSAP时可以设置一个理解性的问题来评估被试是否真正读懂了句子,使研究得到改进。另外,使用WSAP得到的消极偏差和积极偏差没有显著相关,自我报告和反应时数据得到的解释偏差也没有相关,研究者指出将来研究应结合两种不同的解释(消极的和积极的)和两种不同的方法(自我报告和反应时)会更好(Beard & Amir, 2009),因此如何整合在线测量获得的多种数据是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5.2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特异性

抑郁患者和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也存在解释偏差(Mogg et al., 2006; Hayes, Hirsch, Krebs, & Mathews, 2010),提示解释偏差不是社交焦虑者所独有的认知倾向,它可能在多种心理障碍中普遍存在,是一些心理障碍共有的认知基础。但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受研究样本和研究范式的影响,例如研究发现,抑郁患者在同音异形异义字任务上表现出消极解释偏差,但在文本阅读任务上没有出现解释偏差(Mogg et al., 2006),因此后续研究需要综合多种样本和研究范式进行考察。另外,社交焦虑解释偏差与其他障碍的解释偏差相比是否存在内容特异性,产生的机制是否相同,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社交焦虑的认知特点有重要意义。有研究揭示高社交焦虑者对模糊社交情境图片有更消极的解释,而高分离焦虑者对模糊分离情境图片有更消极的解释(In-Albon et al., 2008)。社交焦虑患者只在面对社交情境刺激时表现出解释偏差,提示社交焦虑的解释偏差可能存在内容特异性,与其他心理障碍的解释偏差在内容上可能并不相同,但这需要将社交焦虑者和其他心理障碍在多种不同刺激情境中的解释进行对比,进一步确认这一结论。

5.3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神经生物学研究

使用ERPs的初步研究发现,低社交焦虑者面对消极句意时P6比面对积极句意时的振幅更大,而高社交焦虑者没有这种差异(Moser, Hajcak, Huppert, Foa, & Simons, 2008)。当刺激与被试的预期不符时,P6的振幅会增高,该结果说明高社交焦虑者存在解释偏差。ERPs对认知偏差的检测更为敏感,特别适合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研究(Moser, Huppert, Foa, & Simons, 2012)。因此,ERPs等神经生物学技术在研究中应广泛应用。另外,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影响因素都对应着神经

生物活动。社交焦虑个体在愤怒—中性面孔组中的 P1 振幅和梭状回激活比在快乐—中性面孔组中有所增加,反映被试对愤怒面孔加工的早期有过度警觉的表现(Mueller et al., 2009);行为趋近系统涉及内嗅皮质、杏仁核、丘脑前额皮质等部分的活动,还与谷氨酸盐、多巴胺(DA)、 γ -氨基丁酸(GABA)等有关;行为抑制系统与海马、齿状回、去甲肾上腺素等有关(Trew, 2011)。这些神经生物活动可能与社交焦虑解释偏差存在联系,存在解释偏差的社交焦虑者神经内分泌是否异常,他们做出消极解释时哪些脑区被激活,这些研究可以帮助理解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5.4 消极解释和积极解释在社交焦虑中的作用

积极心理学对心理疾病的原因做出新解释,认为缺乏积极认知、积极情感和积极行动等心理资源与存在消极心理因素是相互独立的,两者都对心理疾病产生影响(周雅,刘翔平,苏洋,冉俐雯,2010)。以前研究集中考察消极解释偏差的影响,但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存在消极解释偏差和缺乏积极解释偏差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可能也是不同的。这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例如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与消极解释偏差显著正相关,而与积极解释偏差临界负相关,意味着社交焦虑者的消极解释偏差与积极解释偏差不是位于单维连续体的两端,两者应该是相互独立的成分(Huppert, Foa, Furr, Filip, & Mathews, 200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高社交焦虑者更可能出现对社交情境的消极解释,但积极解释并未减少(Miers et al., 2008),因此,社交情境中存在消极解释比缺乏积极解释更适合用于区分社交焦虑和非社交焦虑者,在干预中应以减少消极解释为重点,而不是以增加积极解释为重点。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果, Murphy, Hirsch, Mathews, Smith 和 Clark (2007)通过实验发现,被试接受对社交情境的积极解释诱导训练后,在新的模糊社交情境中产生更少消极解释、出现更多积极解释。针对这些矛盾的结果,将来研究需要在两个独立的维度中测量积极解释和消极解释,并分别通过减少消极解释和增加积极解释来考察它们对社交焦虑矫正的效果,对两者在社交焦虑中的作用做出更明确的回答。

5.5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矫正效果

解释偏差的矫正对减少消极解释偏差和缓解

社交焦虑症状都有一定的效果,因此在心理治疗中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不存在某种治疗方法适用于所有心理疾病患者,解释偏差矫正也不会对所有社交焦虑者都有效, Salemink 和 Wiers (2012)的研究显示,焦虑水平较高而调节控制能力较低的个体从解释偏差矫正中更容易获得帮助,因此后续研究需要注意解释偏差矫正的适用对象,区分哪些个体容易从矫正中获得帮助。其次,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的矫正研究中多采用小样本研究,研究中社交焦虑被试获取存在一定困难,这是小样本研究的一个原因,但小样本研究中被试随机分配难以使各处理组的被试均等、得到的结果有时不可靠、研究的外部效度受限等问题影响了对解释偏差矫正效果的评估。最后,解释偏差矫正的效果评估往往是在矫正训练后即时进行,其长期效果仍需要检验。通过解释偏差的矫正让个体学会从新的方向对社交刺激作解释,但解释偏差受到依恋关系、早期发展经历和人格特征的影响,仅仅矫正解释偏差,而不对其背后潜在的这些原因做处理,通过矫正获得新的解释方式能否长时间维持,需要延迟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跟踪评估,解释偏差的矫正与重建安全依恋关系、培养健康人格等联系也许更有效。

参考文献

- 姚泥沙, 李松蔚, 钱铭怡, 余红玉, 林沐雨, 王小玲, 杨鹏. (2012). 高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面孔的解释偏差.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6(9), 680-685.
- 周雅, 刘翔平, 苏洋, 冉俐雯. (2010). 消极偏差还是积极缺乏: 抑郁的积极心理学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 18(4), 590-597.
- Alden, L. E., Taylor, C. T., Mellings, T. M. J. B., & Laposa, J. M. (2008). Social anxie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sitive social event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 22(4), 577-590.
- Barrett, P. M., & Holmes, J. (2001).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as predictors of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and response bias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0(1), 51-64.
- Beard, C., & Amir, N. (2008). A multi-session interpretation modification program: Changes in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symptom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6(10), 1135-1141.
- Beard, C., & Amir, N. (2009). Interpretation in social anxiety: When meaning precedes ambiguity. *Cognitive Therapy*

- and Research, 33(4), 406–415.
- Beard, C., Weisberg, R. B., & Amir, N. (2011). Combined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treatment for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 pilot trial.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8(11), 981–988.
- Blanchette, I., Richards, A., & Cross, A. (2007). Anxie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facial expressions: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cu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0(8), 1101–1115.
- Castillo, M. D., & Leandro, P. G. (2010). Interpretation bias in anxiety a synthesis of studies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5, 1105–1111.
- Coles, M. E., Heimberg, R. G., & Schofield, C. A. (2008). Interpretation of facial expressions and social anxiety: Specificity and source of bias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2(6), 1159–1173.
- Hayes, S., Hirsch, C. R., Krebs, G., & Mathews, A. (2010). The effects of modifying interpretation bias on worry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8(3), 171–178.
- Higa, C. K., & Daleiden, E. L. (2008). Social anxiety and cognitive biases in non-referred children: The interaction of self-focused attention and threat interpretation biase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2(3), 441–452.
- Hirsch, C. R., Clark, D. M., & Mathews, A. (2006). Imagery and interpretations in social phobia: Support for the combined cognitive biases hypothesis. *Behavior Therapy*, 37(3), 223–236.
- Hirsch, C. R., Mathews, A., & Clark, D. M. (2007). Inducing an interpretation bias changes self-imagery: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9), 2173–2181.
- Huppert, J. D., Foa, E. B., Furr, J. M., Filip, J. C., & Mathews, A. (2003).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A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7(5), 569–577.
- In-Albon, T., Dubi, K., Rapee, R. M., & Schneider, S. (2009). Forced choice reaction time paradigm in children with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social phobia, and nonanxious control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7(12), 1058–1065.
- In-Albon, T., Klein, A., Rinck, M., Becker, E., & Schneider, S. (2008).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ssessment of anxiety-disorder-specific interpretation bias using picture stimuli. *Cognition and Emotion*, 22(3), 422–436.
- Kanai, Y., Sasagawa, S., Chen, J. W., Shimada, H., & Sakano, Y. (2010). Interpretation bias for ambiguous social behavior among individuals with high and low levels of social anxiety.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4(3), 229–240.
- Kimbrel, N. A. (2008). A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generalized social phobia.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8(4), 592–612.
- Kimbrel, N. A., Nelson-Gray, R. O., & Mitchell, J. T. (2012). BIS, BAS, and Bias: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and cognitive bias in social anxie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3), 395–400.
- Laposa, J. M., Cassin, S. E., & Rector, N. A. (2010). Interpretation of positive social events in social phobia: 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correlates and diagnostic distinction.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4(2), 203–210.
- Lu, W. L., Daleiden, E., & Lu, S. E. (2007). Threat perception bias and anxiety among Chinese schoo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6(4), 568–580.
- Miers, A. C., Blöte, A. W., Bögels, S. M., & Westenberg, P. M. (2008).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social anxiety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2(8), 1462–1471.
- Mogg, K., Bradbury, K. E., & Bradley, B. P. (2006).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information in clinical depres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10), 1411–1419.
- Moser, J. S., Hajcak, G., Huppert, J. D., Foa, E. B., & Simons, R. F. (2008).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as detected by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motion*, 8(5), 693–700.
- Moser, J. S., Huppert, J. D., Foa, E. B., & Simons, R. F. (2012).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social scenarios in social phobia and depression: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Biological Psychology*, 89(2), 387–397.
- Mueller, E. M., Hofmann, S. G., Santesso, D. L., Meuret, A. E., Bitran, S., & Pizzagalli, D. A. (2009).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attentional biases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9(7), 1141–1152.
- Muris, P., & Field, A. P. (2008). Distorted cognition and pathological anxiet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2(3), 395–421.
- Muris, P., Huijding, J., Mayer, B., & Hameetman, M. (2008). A Space Odyssey: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of threat perception and anxiety-related interpretation bias in children.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39(4), 469–480.
- Murphy, P., Hirsch, C. R., Mathews, A., Smith, K., & Clark, D. M. (2007). Facilitating a benign interpretation bias in high socially anxious popul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7), 1517–1529.

- Pollak, S. D., & Tolley-Schell, S. A. (2003). Selective attention to facial emotion in physically abused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2*(3), 323–338.
- Salemink, E., & Wiers, R. W. (2012). Adolescent threat-related interpretive bias and its modific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gulatory contro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50*(1), 40–46.
- Schofield, C. A., Coles, M. E., & Gibb, B. E. (2007).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pretation biases for facial displays of emotion: Emotion detection and ratings of social cost.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12), 2950–2963.
- Spokas, M. E., Rodebaugh, T. L., & Heimberg, R. G. (2007). Cognitive biases in social phobia. *Psychiatry, 6*(5), 204–210.
- Stopa, L., & Clark, D. M. (2000). Social phobia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even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8*(3), 273–283.
- Taylor, C. T., & Alden, L. E. (2005). Social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generalized social phobia: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3*(6), 759–777.
- Tillfors, M., El-Khoury, B., Stein, M. B., & Trost, K. (2009).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anxiet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a prospective study of adolescent boy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3*(5), 718–724.
- Trew, J. L. (2011). Exploring the roles of approach and avoidance in depression: An integrative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1*(7), 1156–1168.
- Vassilopoulos, S. P., & Banerjee, R. (2008). Interpretations and judgments regard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scenarios in childhood social anxiet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6*(7), 870–876.
- Voncken, M. J., & Bögels, S. M. (2006). Changing interpretation and judgmental bias in social phobia: A pilot study of a short, highly structured cognitive treatment.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1), 59–73.
- White, L. K., Suway, J. G., Pine, D. S., Bar-Haim, Y., & Fox, N. A. (2011). Cascading effects: The influence of attention bias to threa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9*(4), 244–251.
- Wilson, J. K., & Rapee, R. M. (2005). Interpretative biases in social phobia: Content specificity and the effects of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9*(3), 315–331.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Research Paradigms, Characteristics and Modification

LI Tao¹; FENG Fei²

(¹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² School of Marxis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Social anxious individuals usually show an important cognitive bias—interpretation bias, which refers to the tendency to interpret social situations in a more negative or threatening way. The present paper firstly introduced the paradigms usually used in this research field: homophone and homograph paradigm, ambiguous vignettes paradigm, reaction time paradigm and word sentence association paradigm. Then it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and expounded how attentional bias,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and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of personality influenced interpretation bias. Finally, it proposed future directions: (1) the applicability of research paradigms; (2) the specificity of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3) neurobiological researches of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4)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pretations on social anxiety; (5) the effect of interpretation modification in socially anxious participants.

Key words: social anxiety; interpretation bias; 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of interpretation bias